



可逆与不可逆

相比以往舆论监督报道一边倒的舆论助攻,有关“婴幼儿纸尿裤酰胺疑云”的报道受到不少来自舆论和专家的质疑,有的批评记者爆料人主导,有的批评调查不专业,缺少证据闭环,个人英雄主义压过新闻专业主义。这些讨论很有价值,笔下有财产万千,笔下有人命关天,舆论监督报道往往事关重大,自然也须面对来自各方的监督和检视。

我并不是来和稀泥的,我的观点是,应该严肃对待纸尿裤问题,把最大的包容留给调查记者。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作为当下特别稀缺的存在,调查记者作为特别需要勇气的职业,面临太多不对称的风险,需要一个社会最大的包容、最大的善意。记者的报道抛出的不是一个带着种种疑云的问题,而不是一锤定音的判决。应该沿着线索去追问甲酰胺来自哪里,而不是带着“坐等反转”“坐着笑话”的看客与帮闲心态,急于摁着记者的头去反思。

严肃对待纸尿裤问题,即使调查报道所指的方向可能有误判,相关纸尿裤没有问题,甲酰胺是乌龙,但后果是可逆的。而如果不严肃对待问题,焦点转移后问题被掩盖,甲酰胺给婴幼儿带来的伤害,是不可逆的。一个可逆,一个不可逆,在不可逆的问题上,必须严厉。在事实不清及种种疑云之下,基于风险的不对称性,应该选择包容舆论监督,以“有问题推定”看待甲酰胺疑云。



可雅可俗

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:当时有进士许洞者,善为辞章,俊逸之士也。因会诸诗僧分题,出一纸约曰:“不得犯此一字。”其字乃山水、风、云、竹、石、花、草、雪、霜、星、月、禽、鸟之类,于是诸僧皆搁笔。

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:诗其实是离不开一些固定的程式的,茶也一样。葛兆光在1990年的《读书》上发过一篇《茶禅闲话》,把历代的茶文化总结为两个字:清、闲。所以我很喜欢《茶美江南》(赵焰著,安徽文艺出版社)第198页的说法:

儒、释、道、俗皆钟情于茶,也造成了一种奇妙的现象:茶如道,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各人喝各人的茶,也有各自喝茶的地方……茶在中国,各显神通,各有路径,各有舞台,各有欢喜,各有自由,你喝你的,我喝我的,他喝他的……可是在中国呢,喝茶状态充分彰显了多元——由喝茶而观,中国人是可以多元的,也是可以宽容和坦然的。

茶之为道,在中国与日本迥乎不同,茶于中国人而言,往往是可雅可俗的。山中高士修道要饮茶,从陆羽到卢仝的诗文可证,但贩夫走卒、市井民众,也要喝茶,周作人所谓“左一碗右一碗”,像刚从沙漠里回来似的。这跟午觉一样,都为外国人所惊异,所不解。比起另一种饮料“酒”来,茶更能体现中国人“和而不同”的特质。



湖边大啖

图文 | 吕捷



守候鹿群

阿萨德在童年的故事书里邂逅了《小鹿斑比》,自此深深迷恋上鹿的温柔、清灵与纤美。长大后,他爱上了摄影,心中始终怀着一个念头:他要把鹿的千姿百态,一一收进镜头之中。

有人建议他到动物园去拍摄,他却断然拒绝,说道:“笼中之鸟,张口便吃,习惯了被人照顾,早已失去了对飞翔的憧憬,我拍不出它们内心真正的欢愉。同样的,被圈养的鹿,也早已失去奔跃林野的本能,我无法捕捉它们对大自然的热爱。”

阿萨德与伙伴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,在一个午后兴致勃勃地前往孟加拉的野生动物园。令人失望的是,苦候三四个小时,鹿儿踪影全无。

一位导游路过,见状问道:“你们为何在这片林木稀疏的地方守候鹿群?”

阿萨德指着地上凌乱的足迹,胸有成竹地说:“你看,这些足迹,不正说明鹿群常常出没于此吗?”

导游听后不禁笑了起来,说:“这些足迹,是鹿群昨夜留下的。夏季炎热,它们多在黄昏之后才出来活动。”顿了顿,他又补充道:“鹿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,警觉性极高。它们双眼分居头部两侧,拥有几近三百六十度的视野,稍有风吹草动便能察觉。你们在这样开阔的地方守候,它们又怎会轻易现身呢?”

知己知彼,百战百胜。守株待兔,徒劳无功,只能怪自己不明情势。

春日午后,山西大同文瀛湖,波光粼粼。一花栗鼠在湖边大啖“下午茶”。春和景明,春风拂面,快乐满格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 ycwbywb@163.com



最沉静的所在

从巴黎到伦敦,乘坐欧洲之星特快是很方便,但没想到到了晚上,在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竟然等不到出租车。或许出租车都去了紧邻的国王十字车站?

过了半夜,终于来了一辆车。跟司机说酒店的名字,司机听到一个词,直接说Temple,好像什么也不用说了。很快,车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安静地区停下,我们入住酒店,难以置信自己是在伦敦市中心——一点喧哗都没有。

清晨醒来,吃过早饭,在酒店里散步。沿着酒店内的庭院,转过拐角,我惊呆了。果然, Temple就是The Temple——圣殿。我们住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寺庙,而是圣殿,也是圣殿骑士堂。早期去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骑士以圣殿骑士最为出名,他们退回英国后在此驻守,参与英国政治,当年诸侯逼迫国王在这里签署大宪章,圣殿骑士都在场。我们于是也就不去别的地方,在这个安静的寺庙里,看那些东征骑士的墓碑,骑士的石像。

在墙上看到历年求此致敬的英国皇室成员照片,以及延续千年的圣殿守护人传承名单。这个看起来卑微不起眼的庙宇,竟然是伦敦的心脏,帝国的源头。如今Temple也是附近这个街区的名称,居住的却多是法律界人士。在此也曾居住过一位饱学之士,他就是大学者约翰逊博士,他的故居门口只有他的爱猫塑像。

为英语编订大辞典的博士,和圣殿骑士、法学博士一起,守卫着这片帝国最沉静的所在。



回望“原本”

上海的工业文学书写,现代奠基的源头,可以追溯到茅盾的《子夜》、蒋光慈的《少年漂泊者》等,近的还有金宇澄《繁花》里对工人新村的精彩描摹,其中,杨树浦作为上海近代工业的摇篮,承载着上海几代产业工人的集体记忆。程小堂之前的长篇《女红》和最新长篇小说《首发》(收获长篇小说2026春卷),都描摹出杨树浦纺织工业的烟火实景。

上周六,跟程小堂老师在思南读书会做了一场他的最新长篇小说《原本》的现场活动。《原本》就像一部年代剧,青春成长、文学启蒙与情感萌动的三线交织,写出的是主人公18岁到28岁(70年代末至80年代)的十年青春生活。

“原本”这个词语,是整部小说的精神内核与题眼所在,它是对生活原本样貌的还原,描述了那些年上海产业工人最真实、最朴素的生存状态;它也是对人性原本初心的坚守叩问。如果说程小堂以往的工业小说如《女红》,写的是时代对命运的改变,那么这部《原本》,作家的视角向内转,写的是“人如何在时代里守住内心”。当年程小堂曾经以专栏形式,写过非虚构的“手抄杨树浦”,多年后,这些当年写下的非虚构,成为还原时代背景和细节的出发点和记忆蓝本,《原本》因此在纪实与虚构间自由切换。

“原本”的结尾很诗意,回望那段枯燥却珍贵的工厂岁月,回望那些纯粹热烈的青春时光,回望平凡生活里的细碎美好与真诚坚守。生命最长不过百年,平凡庸常也并不卑微,因为每一段真实的生活,每一次真诚的坚守,都拥有被文学记录、被时光铭记和“看见”的价值。



酒旗风暖说绝句

这是一本出版才两个月的新书,书名《酒旗风暖:新文化时代的旧体诗》,作者夏双刃。日前到手,漏夜翻阅,不禁拍案叫好。

凡有点文学史知识的,应都知道中国被誉为“诗国”,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以降,唐诗宋词达到了顶峰。明清以降,旧体诗开始走下坡路,“新文化运动”兴起后,古典诗词更趋式微。但本书作者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挑战,他认为晚清一百多年来,即便已是“最后的诗国”,“比之历代,实则并无愧色”。而在诸多旧体诗中,“七言绝句因为篇幅精练,格调隽永,便于发挥,易于传诵”,因此,为了展示清末以来的中国仍是“诗国”的真面貌,作者就从七绝入手,“按一首首的规模来一个编选评赏”。

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,也是极有意义的尝试。一般的选本,大多以作者生年或作品发表时间排序,作者反其道而行之,按“诗人的逝世时间排序,希望借此达成‘诗史合一’的效果”。这个别出心裁的创新确实也达到了绝好的效果。《酒旗风暖》自传诵甚广的谭嗣同《狱中题壁》始,至2016年才离世的李梦唐《咏史》止,一百位诗人的七绝佳作一一生动呈现。诗人中既有大政治家陈独秀、周恩来,也有著名学者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,更有杰出作家,从黄遵宪、苏曼殊一直到鲁迅、郁达夫和张恨水,还有相对较少为人提及的女诗人,如沈玉清、陈少翠、沈祖棻,不胜枚举。而作者旁征博引的精彩点评,又带出这些诗人更多的佳作,引人入胜。

至于书名“酒旗风暖”,则取自陈独秀《灵隐寺前》:“垂柳飞花村路香,酒旗风暖少年狂。”以证旧体诗的“薪火相传”。

开卷

□陈平原

优雅且高效地, “走进阿嬷的潮汕”

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偏见与难题,某种意义上,教育的任务,就是帮助我们‘纠偏’与‘克难’。四十年前的中国,刚从‘文革’噩梦中醒来,年轻人满腔热情地拥抱那个完全陌生的外部世界。四十年后的今天,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,远在天边的人与事,不再遥不可及;反而是眼皮底下的日常生活,以及那些蕴含着历史、文化与精神的习俗,因习焉不察,容易被忽视。因此,所谓的‘世界眼光’,必须辅以‘本土情怀’,我们的知识及趣味才不会出现严重的偏差。”这是十年前我为《潮汕文化读本》撰写的卷首语。

这套由陈平原、林伦伦、黄挺主编,潮汕地区众多中小学教师及文化人积极参与的《潮汕文化读本》,总共四册,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初版,日后多次重印,在潮汕地区声誉甚佳,在东南亚华侨中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但作为乡土文化教材,也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,那就是很难吸引全国读者的目光。最近两三年,广东教育出版社和我们三位主编一直在讨论,如何将其升级换代,做成面向全国读者的“大众读物”。

潮汕文化是海内外四千万潮人共同创造、传承和发展的优秀族群文化,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基础,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这点我们坚信不疑。但在今天,作为“省尾国角”的潮汕是不怎么讨人喜欢的。因人才及资金大部分在外,潮汕本地经济其实不太理想,只是老百姓并不怎么着急,一直优哉游哉,享受春花秋月的美景,以及时年八节的欢愉。最近十几年,随着温饱问题解决,国家经济及文化转型,民众心态发生明显变化,欣赏趣味也日趋多元。因此,那个开口闭口“老板保举”“有闲来食茶”“平安当大赚”,且“标榜”能伸能屈“有情有

义”的族群,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掌声。放在整个中国版图上,潮汕是小地方,但今天潮汕的知名度,远超过其经济实力。许多比我们地理环境优越、经济运行良好,且历史久远、文化深厚的城市,不见得比潮汕更能吸引普通人的眼球。从潮菜到英歌舞再到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,一波又一波的热潮,对于潮汕来说,是巨大的历史机遇,但愿其能承接得住。

生活方式的诱惑、学术研究的积累以及文学艺术的爆发,并不完全同步,有时甚至没什么直接关联,但三者共享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魅力。去年11月,为迎接在潮州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国际潮团联谊会,潮州电视台为我录制了一则短视频,以下这段话,很多潮人看后热泪盈眶——“请记得,这里有一条大河,叫韩江;这里有一片冲积平原,叫潮汕;这里有一个民族,讲闽南话;这里有一群相信爱拼才会赢的民众,他们笃信仁义,坚守诚信,昌明文教,心灵手巧,借助木雕、陶瓷、刺绣、英歌舞、大锣鼓以及潮州菜和牛肉丸,征服世界各地游客的视觉、听觉与味觉;这里有一种难能可贵的、兼及辉煌与遗憾的社会实践,那就是努力沟通陆地与海洋、中原与岭南、传统与现代。”同月,我在商务印书馆与暨南大学联合召开的“《潮学集成》新书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”上,专门论述了“地方性学问的文化与精神标杆”。

有恰当的时代氛围,有长期的学术积累,加上电影的热映,这个时候,确实可以且应该升级《潮汕文化读本》了。在我看来,地域、乡土与方言,并非绝对的阅读障碍;若能洞察时代风云,深入人心与人性,讲好“潮汕故事”,同样可以吸引无数读者。将乡土文化教材转化为大众图书,必



须删繁就简,同时努力拓宽视野、深化内涵,才可能兼及雅俗,呈现一个丰富多彩、活色生香的“潮汕”。“童谣”“民间故事”“诗词”“散文”大体采用原来的选文框架,但增加了若干篇目,且每篇选文设置赏读栏目“青橄榄”,寓意“久嚼回甘”,帮助读者品读文本,理解其中蕴含的潮汕地域文化与精神内涵。至于新增的“侨批”与“短论”,目的是让全书结构更为完整,但又避免过于学术。至于附录《潮汕文化视野中的〈给阿嬷的情书〉》《“过番”与“回唐山”——〈给阿嬷的情书〉中的潮汕侨乡精神》等,是想在学术研究、文化传播与艺术欣赏之间,建立某种必要的桥梁。

精挑细选的文本,穿插异彩纷呈的图像,再加上以二维码形式嵌入潮汕话诵读音频,如此用心经营,是希望本书能做到图文并茂、老少咸宜、雅俗共赏,带领众多读者优雅且高效地“走进阿嬷的潮汕”。

夜读 面对史料,发现诗意的存在

在新著《叩门者》中,孙郁写他读到的书,以及读后的感受;写他遇见的人,以及遇见后的心得,令我深有触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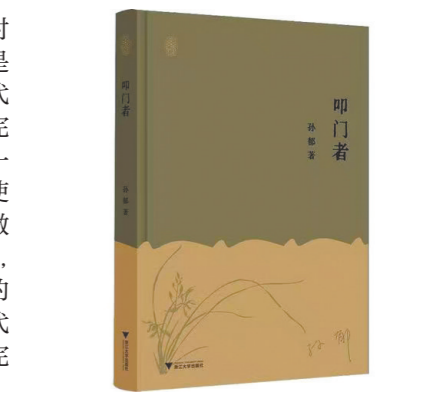
他在《文心一角》中说:“谈论自己的时候,只要抱有诚意,文字都是引人入胜的。不必用一些口号装饰自己,否则与读者的距离就远了。”品读《先生素描》一文,孙郁并未止于对作者丁帆的理解,而是向前追溯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,并归纳其间人物之共性。“一个有信仰的人,在治学中恪守一种精神,也因了这种精神,就不会在空中飘来飘去,而像一棵大树,深扎在大地上,后人在望道的途中,也因之有了可以驻足的地方。”此乃他对南大中文系一代代学术人物的敬意,源于他们的坚定以及风风雨雨中的一脉相承。丁帆的坚守并非终点,而是全新的起点。其实,不管在多大或别的地方,若无坚守,为学之静气也算不上,何来学术可言?

他从洪子诚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说起,谈及自己写作《民国文学十五讲》的困扰,以及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魅力,而后,他论述文学史写作的有得有失:“如此看来,文学史的写作,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历史遗迹的一种带有针对性的凝视,在审美的跳跃的空间里,史学家捕捉的不仅仅是诗文的一个断面,或审美景观的一角,后人完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建立自己的叙述逻辑。”在他看来,文学史写作既是有价值的写作,也注定是有缺憾的写作。一面或一角即价值所在,因之建立自己的逻辑同样蕴藏价值。不必寻求全面或完美,

那是对作者的苛刻。在特定时代背景下,若以完美为目标,也是自以为是,缺乏自知之明。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,与其寻找完美性,不如脚踏在大地上,一步一步走下去。”这话说来平常,却有使命在肩的当仁不让。一代学者做应该做的,带着热情与自信去做,却不可因此闭目塞听,无视他人的光芒与灼见。或者说,一代代学者的接力传承,才是不断趋近完美的存在。

从这些读后见解中,我尝试勾勒出孙郁先生的气度。谈论读过的好书时,他没有炫耀,不妄自尊大,有哪些收获即写什么,此乃真诚。此外,还有眼界与胸襟,向前追溯是有的,且常常向周围扩散开去,可谓开阔。这个时候,这本书是他写作的核心,也是他的精神据点。

人与书的交集,是一个气场;人与人的交情,是一种氛围。气场也好,氛围也罢,皆非有心灵完满、豁达的在场不可。故而,品读书香、评价友人,对自我的省察常常伴随左右或牵绊其中。当然,书与人常常交织在一起,二者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更重要的是,孙郁的在场是全副身心的,并非有所遮蔽或掩盖。借孙郁的话来讲则是——“读书人最忌的是陷于单一的话语里,缺少自问和内省,词语也是贫乏的。”自问或自省乃为学或日常之必需,在孙郁这里是不打折扣的。品书论人在他这里不是站在高处的指点,而是把自己放在低处,清空内里,汲取书中绽放的光芒。《邵燕祥点滴》一文论邵燕祥



先生日常为人与平素行文,是以把邵先生当作自家长辈的口吻写成,而后便念及自我之不足。“每读先生之文,便觉这才是知识人应有的表达,可惜我们这些俗人少的就是这样的风骨。不迷信于概念,超越知识论的场域,便会灵感飞扬。”风骨源于何处?邵先生笔下常有精神的拷问、爱意的传递,对学人的敬意,说到底他是不满于当下的,是有遥远期盼的。如此念想并未因为年华消逝而消失。自称是学院中俗人,自称只会写不好看的八股文,孙郁之自剖可谓不留情面。以观照己心为前提,审视前辈给予后已然承接的润泽,字里行间注定了有温度的流淌。

在书中,孙郁说过这样的话:“以感性的方式面对史料,能够发现诗意的存在。”同样可以说,感性仍然是他面对师友及其著述的主要路径。此处之感性,不是全由感性支配,而是主要从感性出发去体贴、去理解、去感受,而后才能款款道出。不是说全然不要理性,适度的理性支撑于感性背后,让感性更有传递的可能。